

(五) 集說小國俄代近

種七十七第庫文方東

(五) 集說小國俄代近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發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東方文庫）中國改造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台謀卡耶·····	庫普林著(一)
藍沙勒司·····	安得列夫著(七)
殘花·····	安得列夫著(四)
革命黨·····	阿采巴希甫著(五)
作家傳略(附錄)·····	(九)

台謀卡耶

庫普林著
仲持譯

風平息了。我們在大海中過夜。這地方離岸約有三十俄里。兩桅的船懶懶的左右擺蕩。白帆篷孤另另的高懸着。

白霧包圍了我們的船。星兒咧，天空咧，海咧，夜咧，一切都看不見。我們也找不到一點火光。

綏特亞勃雷——年老，赤足，遍身泥污的船主，——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我十分相信那個故事是真的。他的口音低微而且莊重。因為夜是這般希奇的沈默，因為看不出的海，沈睡在我們脚下，所以我相信他的故事是真的。

我們的船，被霧包圍著，緩緩的撐進濃白的雲中。

他名叫做台謀卡耶，意義是『鐵石』。他得了這名字，只因爲他不知憐憫，不知羞恥，又不知恐懼。

他的一夥強盜，在司坦鮑耳鄰近，在綏薩來聖地，在馬綏唐尼山間，在保加利亞肥沃的草原，很是活動。

他自己曾經殺過九十九個人，其中有女人，老年人，也有小孩子。

一日，巴地寫大軍——上帝保佑他呵！——在山中圍困了他。台謀卡耶竭力保

衛自己，足有三天，像一隻狼被一羣狗困迫一般。第四日早晨，他殺出血路，便隻身

逃走了。他的一部分盜夥死在陣間，別的也在司坦鮑爾圓場上給劍子手絞死了。

台謀卡耶受了重傷之後，躺在幽僻的山洞裏火爐的旁邊，他在洞中，和山間的匪徒一同避匿着。到了夜半，一個喧赫的天使，帶着一把火焰般紅的刀，在他面前

出現。台謀卡耶認得他是亞士盧耳，天上差來的死神的使者。他便說道：

『讓上帝的意志成全了罷。我已預備好了。』

可是天使說：『不，台謀卡耶你的時辰還沒到哩。現在聽着上帝的意志罷。如果你要從垂死中復生，快從地下掘起你的財寶，換了金子，然後朝東走去，一直走去，等你到了七路相逢的地方。你在那裏造一所房子，設着寬大風涼的房間，設着軟椅，設着清潔的噴泉，設備一塊地方，給行人用膳，喝甘香的咖啡，疲倦時候休憩休憩。你請他們進你家裏，凡過路的都請進來，你便當作奴隸一般的服事他們。讓你的家當作他們的家，讓你的金錢當作他們的金錢，讓你的勞工用在他們身上。這麼一來，上帝赦你的大罪，赦你殺害他兒孫的罪的那時候，就會到來了。』

『但是上帝要給我什麼記號，表示我的罪惡已經赦免了呢？』

天使答道：『從你身旁生着火火爐裏，抽出一枝燒過有灰的木頭，把他插在地上。當那枝死木，生起樹皮，快要開花的時候，你得赦的時辰就過來了。』

二十年過去了。從約大到斯謀拉那條路上，七路交叉的地方，那戶人家的名聲，傳遍了塞耳旦的國土。乞丐，從那家出來，袋裏帶着盧布去了，飢餓的吃個飽去了，疲倦的休息過去了，受傷的醫治好去了。

有二十年，有二十長年，台謀卡耶每晚轉過眼注視插在天井裏地上的那段奇異的木頭，可是木頭依舊是黑而且枯。於是台謀卡耶的那副鷹眼漸漸木呆，頭上的髮變成天使的翅一般白了。

却是一日早晨，天色很早，他聽得路上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響，看見一個騎士向他趕來。台謀卡耶奔近他，牽住馬韁，便向騎士請求道：「我的弟兄，你可要到我家裏進去麼？踱了進去，用水洗個臉，吃喝些東西，提提你的氣力，吸些甘美的煙，甜甜你的嘴。」

但那行人怒喝道：「放我去，老頭子，放我去。」

他一口唾去，中了台謀卡耶的臉，又用了鞭柄，打他的頸，隨即策馬去了。

那時強盜的傲血，在台謀卡耶的心中，沸了起來。他從地上拾起一塊巨石，向那騎士拋去，破了他的頭。那騎士便倒在塵埃的路上。

台謀卡耶心中懼怕，奔到他身旁，悲感的說道：「我的弟兄，我殺了你了。」但那垂死的人答道：

「殺我的不是你，是上帝的手。聽我說罷！我們地方的都督是個殘暴貪婪不正的人。我的朋友們密謀着要刺殺他。但我的心給重賞蒙惑了。我要洩漏他們的陰謀，可是正當我趕去告密的時候，你却拿石頭敲來，阻止了我。這是上帝的意思呵！再會。」

台謀卡耶回到家裏，心中悲傷的很。那個道德和悔恨的梯子，他曾經很忍耐的緣了二十年，在那個夏天的早晨，竟然折斷，倒在地上。

他絕望的重復轉過眼望那常常注目的所在，一片烏焦的木頭。看呵！一樁奇蹟！正對他的眼，那枝死樹活了起來，滿生了綠芽。一會兒全然開花了，芬芳的葉間綴

着淡黃色的花。

台謀卡耶跪下來，喜得哭了。他方纔知道偉大仁慈的上帝，在他不可說的智慧中，已經赦了他殺害九十九個無辜的人的罪，因為他殺死了一個奸徒。

藍沙勒司

安得列夫著
明心譯

一

自從藍沙勒司受了那奇怪的死的束縛三日三夜以後，他從墳裏出來，復活了回到家裏，過了好久，人家纔發覺了他的惡性，以後他的名字竟令人聽了害怕。他的朋友和親人見他復活了，都極高興。他們很柔和的伺候他，極熱忱的照顧他，小小心的替他張羅飲食，製備衣服。他們在極高希望和笑聲極濃之中把他裝扮得極華麗，他身上穿得像個新郎一樣。現在又和他們坐在一桌了，他又吃了，他又

喝了，他們喜極而涕，招呼那些鄰舍們，大家來看這死而復蘇的奇蹟。

那批鄰舍來後，也都感動歡欣。遠處的城鎮和鄉村中的人都聞風趕來，拜這奇蹟。他們亂哄哄的贊嘆，繞着馬來和馬薩的房子嗡嗡不息像無數蜜蜂。

在藍沙勒司面上所有的新樣子，他們都不以為奇，說那是大病和這次大災的遺跡罷了。他死了這許久身子不會壞，顯然是有神力保護着的，可是這保護却不曾完備；面上身上還留着死相，很像美術家雕刻而未完工的石像隔着一層薄玻璃時所見的模樣。他的印堂上，眼眶下，還有面頰凹中，都有一層土色的厚青色。他的手指也是青的，指甲在墳裏長的長了，指甲下面的青色又轉成鉛色。他的身上，嘴唇上，皮膚上，東一處，西一處，在墓裏水腫了，都會裂開，留有紅而且亮的裂紋，像塗着一層薄透明的泥土一樣，並且他已生的十二分魁偉了。他的身體腫的可怕，還發生一種濕霉的腐屍臭。但是這死屍的濃氣味是附着在他的衣服上的，（嗅去好像就在他的身上）不久就消散了，身上的紅色裂紋雖不完全消滅，也平些

了。這就是藍沙勒司第二次到人世間的形狀。只有那親見藍沙勒司入殮的人以爲沒甚古怪。

不但是藍沙勒司的面容，就是他的性情，雖然衆人沒有吃驚，也沒有引起衆人的注意，看來也變了樣了。當藍沙勒司未死之前，他是個疏忽大意的快樂人，他喜歡笑，喜歡作無傷於事的戲謔。因爲他性情好快活而且心平氣和，不做卑鄙曖昧的事，所以主這樣愛他。現在他變的極沉靜嚴肅了；他自己既不戲謔，也不笑人家的戲謔；他偶然說幾句話，都是極簡單，極平常，和必需的幾個字——那所說的幾個字也都是缺乏意義深淺，差不多和動物表示苦樂飢渴的發聲一樣。這一類的話，便說了一世，不會有人懂得其人心中的愛樂的呀。

藍沙勒司就這樣的坐在筵席上，在他的朋友親人之中——他戴着那副死屍的面相，這死屍在黑暗中受死的管轄已有三天了，他一身的衣服華麗，閃着金光，血紅和紫光；他的容貌嚴肅而沉靜。他已極可怕的變了相了，他已是很古怪的了，

可是還不曾被人發覺。這宴會繞着他開下去，衆人一陣一陣的讚嘆，時而溫和，時而風起雲湧。親熱的愛的眼光都射在他的臉上，可是那臉還是嚴肅冷淡；朋友溫熱的手撫摩他的青色僵手。音樂大吹大擂的弄起快活的音調，雜着鼓，笛，簫的聲音。差不多像一羣蜜蜂嗡嗡的，一羣蝗蟲營營的，一羣春鳥宛轉歌啼，圍着馬來和馬薩的快樂家庭。

二

忽然有一個人揭穿了這層黑幕。他只說了一句話，就突然把這平靜的歡樂打破了，把這極醜惡的真相暴露了。他心裏原沒有什麼清楚的思想，不過是嘻皮笑臉的問道：『藍沙勒司，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那邊」是怎樣一個地方？』衆人聽了這問題都噤住了，一聲不發。他們現在方纔記起藍沙勒司曾死了三天；他們滿心好奇，等他回答。但是藍沙勒司一聲不發。

那發問的人覺得詫異，他又問道：「你不願告訴我們麼？」那邊「果真是非常可怕的麼？」

他這句話又是口不由心的問出來的。若是他略從心上轉一轉，就決不會問這話，因為，就在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心裏也有些懼怕，早在那裏悸了。大家都不安靜起來；他們都急急的要聽藍沙勒司怎樣說。可是他還是一言不發，嚴而冷，眼睛看着地下。到了這時候，大家纔好像是初次發見，看到了他那可怕的青臉和那討厭的腫胖身子了。桌子上面，放着他的手，這手像藍沙勒司已經忘了似的，大家的目光都釘着他，好像他們所盼望的答案就在這隻手上。音樂仍舊鬧着；不久也停了，那快樂的音調漸漸的寂滅，像破碎的煤火被水澆滅了一般。那笛聲暗了，那鼓聲默了，那箏聲喃喃的，好像他的弦已是斷了，好像這歌曲的自身奄奄欲絕，那簫回了一聲，斷續抖顫的聲響，然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噲，你不願講麼？」那問的人又覆了一遍，他自己禁不住要多嘴。可是馬上又

寂靜無聲了，鉛青色的手依舊放在桌上沒有移動。那手微微的動了，這一羣人歎了口氣，定一定神，把眼光抬起來。却看見這死而復蘇的藍沙勒司的一雙眼光正射着他們，目光一瞬什麼人都射到了，又沉重又可怕。

這是藍沙勒司從墓裏出來之後的第三天。從那一天以後，大家覺得他的瞪視，含着破壞的能力，但無論那種永遠被這瞪視摧毀的人，或是那種方在生命之源的，（那是和死是一樣的神祕）都不能立意抗拒那目光，也不能說出那一雙黑瞳人之中所蘊蓄着不動的恐怖究竟是怎樣。他很沉靜很簡單的看着。使人覺得他既不想隱藏什麼，又不想說出什麼東西來。他的眼光是冷酷的，似對於一切生人全然淡漠的；而這許多魯莽人，他們起初繞着他擠在一塊，不注意他，現在却竟聽了這不則聲的魁偉的曾用華麗名貴的長袍拂過他們的人的名字，覺得又古怪又懼怕了。太陽不會停止放光，噴泉也不會停止跳躍，東方的天空照常是沒有雲而且青翠；但是誰曾受了他那不可測度的瞪視的，便再不覺得有太陽了，再不聽

見有泉聲了，再辨不出他的本鄉的天色了。有時他悲哀的號哭，有時他揪着自己的頭髮，失望的喊救；可是大概的人，被藍沙勒司的瞻視所中以後就漫無知覺的暈去，慢慢地銷沉，好幾年之後纔死。他們當着個個人的面前死了，顏色銷褪，憂鬱昏晦，和生在石上的樹木枯死一樣。那些瘋狂號呼的人，間或回復了生命；但是其餘的，永遠不能了。

『你竟不願告訴我們麼，藍沙勒司，你在「那邊」看見些什麼啊？』問的人第三次說。但是這一次的聲音也發暗了；他的眼睛呆呆的看着，顯出一種死灰色的疲弱。一切當場的人，面上也都罩着那同樣的霧一般的死灰色的疲弱了。那批生客呢，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會聚到一處，或是爲什麼都圍着這華美的桌子坐着。他們都不講話了，游豫不定的想走了；可是他們不能抵抗那散佈在他們肌肉中的疲弱。他們只好仍舊坐着，人人互相隔離，不敢接觸，像黑夜天空裏散佈的點點微光。